



武  
390  
1



門中武  
第 590  
卷 1

張仲景先生原文

吳門尤在涇纂注

金匱要  
畧心典

遂初堂藏板

原  
藏  
書  
印

九折堂  
氏圖書之記

宗  
書  
印

之稱醫宗者則曰四大家首仲景次  
間次東垣次丹谿且曰仲景專於傷寒  
有明以來莫有易其言者也然竊嘗考神  
農著本草以後神聖輩出立君臣佐使之  
制分大小奇偶之宜於是不稱藥而稱方  
如內經中所載半夏秫米等數方是已迨  
商而有伊尹湯液之說大抵湯劑之法至  
商而盛非自伊尹始也若扁倉諸公皆長  
於禁方而其書又不克傳惟仲景則獨祖

又

經方而集其大成遠接軒皇近兼衆氏當時著書垂教必非一種其存者有金匱要略及傷寒論兩書當宋以前本合為一自林億等技刊遂分為兩焉夫傷寒乃諸病之一病耳仲景獨著一書者曰傷寒變證多端誤治者衆故尤加意其自叙可見矣且傷寒論中一百十三方皆自雜病方中檢入而傷寒之方又無不可以治雜病仲景書具在燎如也若三家之書雖各有發

明其去仲景相懸不可以道里計四家並稱已屬不倫况云仲景專於傷寒乎嗚呼是尚得為讀仲景之書者乎金匱要畧正仲景治雜病之方書也其方亦不必盡出仲景乃歷聖相傳之經方也仲景則滙集成書而以已意出入焉耳何以明之如首卷括樓桂枝湯乃桂枝加括樓也然不曰桂枝加括樓湯而曰括樓桂枝湯則知古方本有此名也六卷桂枝加龍骨牡蠣湯

即桂枝加龍骨牡蠣也乃不別名何湯而  
曰桂枝加龍骨牡蠣湯則知桂枝湯為古  
方而龍骨牡蠣則仲景所加者也如此類  
者不可勝舉曰知古聖治病方法其可考  
者惟此兩書真所謂經方之祖可與靈素  
並垂者苟有心於斯道可舍此不講乎說  
者又曰古方不可以治今病執仲景之方  
以治今之病鮮効而多害此則尤足歎者  
仲景之方猶百鈞之弩也如其中的一舉

貫草如不中的弓勁矢疾去的彌遠乃射  
者不恨已之不能審的而恨弓強之不可  
以命中不亦異乎其有審病雖是藥稍加  
減又不驗者則古今之本草殊也詳本草  
惟神農本經為得藥之正性古方用藥悉  
本於是晉唐以後諸人各以私意加入至  
張潔古輩出而影響依附互相辨駁反失  
本草之正傳後人遵用不易所以每投輒  
拒古方不可以治今病遂為信然嗟乎天

地猶此天地人物猶此人物若人氣薄則物性亦薄豈有人今而藥獨古也故欲用仲景之方者必先學古窮經辨症知藥而後可以從事尤君在涇博雅之士也自少即喜學此藝凡有施治悉本仲景輒得竒中居恒歎古學之益衰知斯理之將墜因取金匱要略發揮正義朝勤夕思窮微極本凡十易寒暑而後成其間條理通達指歸明顯辭不必煩而意已盡語不必深而

旨已傳雖此書之奧妙不可窮際而由此以進雖入仲景之室無難也尤君與余有同好屬為叙余讀尤君之書而重有感也故舉平日所嘗論說者識於端尤君所以註此書之意亦謂是乎

雍正十年壬子陽月松陵徐大椿叙

自序

金匱要略者漢張仲景所著爲醫方之祖而治雜病之宗也其方約而多驗其文簡而難通唐宋以來註釋闕如明興之後始有起而論之者迄於今乃不下數十家莫不精求深討用以發蒙而解惑然而性高明者泛鶩遠引以曲逞其說而其失則爲浮守矩矱者尋行數墨而畏盡其辭而其失則爲隘是隘與浮者雖所趣不同而其失則一也余讀仲景書者數矣心有所得輒筆諸簡端以爲他日考驗學問之地非敢舉以註是書也日月旣深十已得其七八而未克遂竟其緒丙午秋日抱

金匱八卷  
病齋居勉謝人事因取金匱舊本重加尋繹其未經筆  
記者補之其記而未盡善者復改之單精研思務求當  
於古人之心而後已而其間深文奧義有通之而無可  
通者則闕之其係傳寫之誤者則擬正之其或類後人  
續入者則刪汰之斷自藏府經絡以下終於婦人雜症  
凡二十有二篇釐爲上中下三卷仍宋林億之舊也集  
旣成顏曰心典謂以吾心求古人之心而得其典要云  
爾雖然劉氏擾龍宋人刻楮力盡心劓要歸罔用余之  
是注安知其不仍失之浮卽失之隘也耶世有哲人箴  
予闕失而賜之教焉則予之幸也雍正己酉春日飲鶴

山人尤怡題於北郭之樹下小軒

金匱心典卷上目錄

臟腑經絡先後病脉證第一

痙濕暍病脉證治第二

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證治第三

瘧病脉證并治第四

中風歷節病脉證并治第五

血痺虛勞病脉證并治第六

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病脉證治第七





金匱心典卷上

漢張仲景著

吳門尤怡在涇集註

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第一

問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補之。中工不曉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實脾。惟治肝也。夫肝之病。補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藥調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則傷肺。肺被傷。則金氣不行。金氣不行。則肝氣盛。則肝自愈。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

在用之。經曰：虛虛實實，補不足，損有餘，是其義也。餘臟準此。

按素問云：邪氣之客於身也，以勝相加。肝應木而勝脾土，以是知肝病當傳脾也。實脾者，助令氣旺，使不受邪，所謂治未病也。設不知而徒治其用，則肝病未已，脾病復起，豈上工之事哉？肝之病，補用酸者，肝不足，則益之以其本味也。與內經以辛補之之說不同。然肝以陰臟而含生氣，以辛補者，所以助其用，補用酸者，所以益其體，言雖異而理各當也。助用苦焦者，千金所謂心王，則氣感於心，苦甘味之藥調之。

者，越人所謂損其肝者，緩其中也。酸入肝，以下十五句，疑非仲景原文，類後人謬添註脚，編書者誤收之也。蓋仲景治肝補脾之要，在脾實而不受肝邪，非補脾以傷腎。縱火以刑金之謂，果爾，則是所全者少而所傷者及多也。且脾得補而肺將自旺，腎受傷必虛及其子，何制金強木之有哉？細按語意，見肝之病以下九句，是答上工治未病之辭。補用酸三句，乃別出肝虛正治之法。觀下文云：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在用之，可以見矣。蓋臟病惟虛者受之，而實者不受。臟邪惟實則能傳，而虛則不傳，故治肝實者先實脾土。

以杜滋蔓之禍。治肝虛者。直補本官。以防外侮之端。此仲景虛實竝舉之要旨也。後人不察肝病緩中之理。謬執甘先入脾之語。遂略酸與焦苦。而獨於甘味。曲窮其說。以爲是卽治肝補脾之要妙。昔賢云。詖辭。知其所蔽。此之謂耶。

夫人稟五常。因風氣而生長。風氣雖能生萬物。亦能害萬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若五藏元真通暢。人卽安和。客氣邪風。中人多死。千般疾難。不越三條。一者經絡受邪入藏府。爲內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竅。血脉相傳。壅塞不通。爲外皮膚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傷。以

此詳之。病由都盡。若人能養慎。不令邪風干忤經絡。適中經絡。未流傳府藏。卽醫治之。四肢纔覺重滯。卽導引吐納。鍼灸膏摩。勿令九竅閉塞。更能無犯王法禽獸災傷。房室勿令竭乏。服食節其冷熱。苦酸辛甘。不遺形體有衰。病則無由入其腠理。腠者。是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理者。是皮膚藏府之文理也。

人稟陰陽五行之常。而其生其長。則實由風與氣。蓋非八風。則無以動盪而協和。非六氣。則無以變易而長養。然有正氣。卽有客氣。有和風。卽有邪風。其生物害物。竝出一機。如浮舟覆舟。總爲一水。故得其和則

爲正氣。失其和。卽爲客氣。得其正。則爲和風。失其正。卽爲邪風。其生物有力。則其害物亦有力。所以中人多死。然風有輕重。病有淺深。約而言之。不越三條。一者邪從經絡入藏府而深。爲內所因。二者邪在四肢九竅。皮膚沿流血脉而淺。爲外所因。三者病從王法房室。金刃蟲獸而生。爲不內外因。所謂病之由也。人於此慎養。不令邪風異氣。干忤經絡。則無病。適中經絡。未入藏府。可汗吐或和解而愈。所謂醫治之也。此應前內因一段。若風氣外侵四肢。將及九竅。卽吐納導引以行其氣。鍼灸膏摩以逐其邪。則重滯通快而

閉塞無由。此應前外因一段。更能不犯王法禽獸。則形體不傷。又雖有房室而不令竭乏。則精神不敝。此應前房室一段。瘵理云者。謂凡病糾纏於身。不止經絡血脉。勢必充溢。瘵理故必慎之。使無由入。瘵者。三焦與骨節相貫之處。此神氣所往來。故曰元真通會。理者。合皮膚藏府內外。皆有其理。細而不紊。故曰文理。仲景此論。以風氣中人爲主。故以經絡入藏府者。爲深爲內。自皮膚流血脉者。爲淺爲外。若房室金刃蟲獸所傷。則非客氣邪風中人之比。與經絡藏府無相干涉者。爲不內外因也。節徐氏

按陳無擇三因方以六淫邪氣所觸爲外因。五藏情志所感爲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爲不內外。因蓋仲景之論以客氣邪風爲主。故不從內傷外感爲內外。而以經絡藏府爲內外。如徐氏所云是也。無擇合天人表裏立論。故以病從外來者爲外因。從內生者爲內因。其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爲不內外因。亦最明晰。雖與仲景竝傳可也。

問曰。病人有氣色見於面部。願聞其說。師曰。鼻頭色青。腹中痛。苦冷者死。鼻頭色微黑者。有水氣。色黃者。胸上有寒。色白者。亡血也。設微赤。非時者死。其目正圓者。瘕不治。又色青爲痛。色黑爲勞。色赤爲風。色黃者便難。色鮮明者有留飲。

此氣色之辨。所謂望而知之者也。鼻頭脾之部。青肝之色。腹中痛者。土受木賊也。冷則陽亡而寒水助邪。故死。腎者主水。黑水之色。脾負而腎氣勝之。故有水氣。色黃者。面黃也。其病在脾。脾病則生飲。故胸上有寒。寒飲也。色白亦面白也。亡血者不華於色。故白血亡則陽不可更越。設微赤而非火令之時。其爲虛陽上泛無疑。故死。日正圓者。陰之絕也。瘕爲風強病。陰絕陽強。故不治。痛則血凝泣而不流。故色青。勞則

傷腎。故色黑。經云：腎虛者面如漆柴也。風爲陽邪。故色赤。脾病則不運。故便難。色鮮明者有留飲。經云：水病人目下有臥蠶。面目鮮澤也。

師曰：病人語聲寂寂然喜驚呼者。骨節間病。語聲喑喑然不徹者。心膈間病。語聲啾啾然細而長者。頭中病。語聲寂寂然喜驚呼者。病在腎肝。爲筋髓寒而痛時作也。喑喑然不徹者。病在心肺。則氣道塞而音不彰也。啾啾然細而長者。痛在頭中。則聲不敢揚。而胸膈氣道自如。故雖細而仍長也。此音聲之辨。聞而知之者也。然殊未備。學者一隅三反可矣。

師曰：息搖肩者。心中堅。息引胸中上氣者。欬。息張口短氣者。肺痿吐沫。

心中堅者。氣實而出入阻。故息則搖肩。欬者。氣逆而肺尖降。則息引胸中上氣。肺痿吐沫者。氣傷而布息難。則張口短氣。此因病而害於氣者也。

師曰：吸而微數。其病在中焦實也。當下之則愈。虛者不治。在上焦者。其吸促。在下焦者。其吸遠。此皆難治。呼吸動搖振振者。不治。

息兼呼吸而言。吸則專言入氣也。中焦實。則氣之入者。不得下行。故吸微數。數猶促也。下之則實去。氣通。

而愈。若不係實而係虛。則爲無根失守之氣。頃將自散。故曰不治。或云。中焦實而元氣虛者。既不任受攻下。而又不能自和。故不治。亦通。其實在上焦者。氣不得入而輒還。則吸促促猶短也。實在下焦者。氣欲歸而不驟及。則吸遠遠猶長也。上下二病。竝關藏氣。非若中焦之實。可從下而去者。故曰難治。呼吸動搖振振者。氣盛而形衰。不能居矣。故亦不治。

師曰。寸口脈動者。因其王時而動。假令肝王色青。四時各隨其色。肝色青而反色白。非其時色脈皆當病。王時時至而氣王。脈乘之而動。而色亦應之。如肝王

於春。脈弦而色青。此其常也。推之四時。無不皆然。若色當青而反白。爲非其時而有其色。不特肝病。肺亦當病矣。犯其王氣。故也。故曰。色脈皆當病。

問曰。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過。何謂也。師曰。冬至之後。甲子夜半少陽起。少陽之時。陽始生。天得溫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溫和。此爲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溫和。爲至而不至也。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爲至而不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溫如盛夏五六月時。此爲至而太過也。

上之至謂時至。下之至謂氣至。蓋時有常數而不移。

氣無定刻而或遷也。冬至之後甲子，謂冬至後六十日也。蓋古造曆者，以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依此推之，則冬至後六十日，當復得甲子，而氣盈朔虛，每歲遞遷。於是至日不必皆值甲子，當以冬至後六十日，花甲一周，正當雨水之候爲正。雨水者，冰雪解散而爲雨水，天氣溫和之始也。云少陽起者，陽方起而出地，陽始盛而生物。非冬至一陽初生之謂也。竊嘗論之矣。夏至一陰生而後有小暑大暑，冬至一陽生而後有小寒大寒，非陰生而反熱，陽生而反寒也。天地之道，否不極則不泰，陰陽之氣

剝不極則不復，夏至六陰盡於地上，而後一陰生於地下，是陰生之時。正陽極之時也。冬至六陽盡於地上，而後一陽生於地下，是陽生之時。正陰極之時也。陽極而大熱，陰極而大寒，自然之道也。則所謂陽始生，天得溫和者，其不得與冬至陽生同論也。審矣。至未得甲子而天已溫，或已得甲子而天反未溫，及已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或如盛夏五六月時，則氣之有盈有縮，爲候之或後或先，而人在氣交之中者，往往因之而病。惟至人爲能與時消息而無忤耳。

師曰：病人脈浮者在前，其病在表；浮者在後，其病在裏。



腰痛背強不能行。必短氣而極也。

前謂關前後謂關後。關前爲陽。關後爲陰。關前脈浮者。以陽居陽。故病在表。關後脈浮者。以陽居陰。故病在裏。然雖在裏而係陽脈。則爲表之裏。而非裏之裏。故其病不在腸腎。而在腰背膝脛。而及其至。則必短氣而極。所以然者。形傷不去。窮必及。氣表病不除。久必歸裏也。

問曰。經云厥陽獨行。何謂也。師曰。此爲有陽無陰。故稱厥陽。

厥陽獨行者。孤陽之氣。厥而上行。陽失陰。則越猶夫。

無妻則蕩也。千金方云。陰脈且解。血散不通。正陽遂厥。陰不往。從此卽厥陽獨行之旨歟。

問曰。寸脈沉大而滑。沉則爲實。滑則爲氣。實氣相搏。血氣入藏卽死。入府卽愈。此爲卒厥。何謂也。師曰。唇口青身冷。爲入藏卽死。如身和汗自出。爲入府卽愈。

實謂血實。氣謂氣實。實氣相搏者。血與氣并而俱實也。五藏者藏而不寫。血氣入之。卒不得還。神去機息。則唇青身冷而死。六府者傳而不藏。血氣入之。乍滿乍寫。氣還血行。則身和汗出而愈。經云。血之與氣。并走於上。則爲大厥。厥則暴死。氣復反則生。不反則死。

問曰。脈脫入臟卽死。入腑卽愈。何謂也。師曰。非爲一病。百病皆然。譬如浸淫瘡。從口起。流向四肢者可治。從四肢流來入口者不可治。病在外者可治。入裏者卽死。脈脫者。邪氣乍加。正氣被遏。經隧不通。脈絕似脫。非真脫也。蓋卽暴厥之屬。經曰。跌陽脈不出。脾不上下。身冷膚輒。又曰。少陰脈不至。腎氣微。少精血。爲尸厥。卽脈脫之謂也。厥病入臟者。深而難出。氣竭不復。則死。入腑者。淺而易通。氣行脈出。卽愈。浸淫瘡。瘡之浸淫不已。外臺所謂轉廣有汁。流遶周身者也。從口流

向四肢者。病自內而之外。故可治。從四肢流來入內者。病自外而之裏。故不可治。李瑋西云。病在外二句。槩指諸病而言。卽上文百病皆然之意。入裏者死。如痺氣入腹。脚氣衝心之類。

問曰。陽病十八。何謂也。師曰。頭痛。項腰脊臂脚掣痛。陰病十八。何謂也。師曰。欬。上氣。喘。噎。膈。鳴。脹。滿。心痛。拘急。五藏病各有十八。合爲九十病。人又有六微。微有十八病。合爲一百八病。五勞七傷。六極。婦人三十六病。不在其中。清邪居上。濁邪居下。大邪中表。小邪中裏。穀飢之邪。從口入者。宿食也。五邪中人。各有法度。風中於前。

寒中於暮。濕傷於下。霧傷於上。風令脉浮。寒令脉急。霧傷皮膚。濕流關節。食傷脾胃。極寒傷經。極熱傷絡。

頭項腰脊臂脚六者病兼上下。而通謂之陽者。以其在軀殼之外也。欬上氣喘噦咽膈鳴脹滿心痛拘急。九者病兼藏府。而通謂之陰者。以其在軀殼之裏也。在外者有營病衛病榮衛交病之殊。是一病而有三也。三而六之。合則爲十八。故曰陽病十八也。在裏者有或虛或實之異。是一病而有二也。九而二之。合則爲十八。故曰陰病十八也。五藏病各有十八。六微病又各有十八。則皆六淫邪氣所生者也。蓋邪氣之中。

人者有風寒暑濕燥火之六種。而藏府之受邪者。又各有氣分血分氣血並受之三端。六而三之。則爲十八病。以十八之數推之。則五藏合得九十病。六微合得一百八病。至於五勞七傷六極。則起居飲食情志之所生也。婦人三十六病。則經月產乳帶下之疾也。均非六氣外淫所致。故曰不在其中。清邪風露之邪。故居於上。濁邪水土之邪。故居於下。大邪漫風雖大而力散。故中於表。小邪戶牖隙風雖小而氣銳。故中於裏。穀飢飲食之屬。入於口而傷於胃者。也是故邪氣有清濁大小之殊。人身亦有上下表裏之別。莫不

各隨其類以相從。所謂各有法度也。故風爲陽而中於前。寒爲陰而中於暮。濕氣濁而傷於下。霧氣清而傷於上。經脉陰而傷於寒。絡脉陽而傷於熱。合而言之。無非陽邪親上。陰邪親下。熱氣歸陽。寒氣歸陰之理。

問曰。病有急當救裏救表者。何謂也。師曰。病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體疼痛者。急當救裏。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也。

治實證者。以逐邪爲急。治虛證者。以養正爲急。蓋正氣不固。則無以禦邪而却疾。故雖身體疼痛而急當救裏。表邪不去。勢必入裏而增患。故既清便自調。則仍當救表也。

夫病痼疾。加以卒病。當先治其卒病。後乃治其痼疾也。卒病易除。故當先治。痼疾難拔。故宜緩圖。且勿使新邪得助。舊疾也。讀二條。可以知治病緩急先後之序。師曰。五藏病各有所得者愈。五藏病各有所惡。各隨其所不喜者爲病。病者素不應食。而反暴思之。必發熱也。所得所惡所不喜。該居處服食而言。如藏氣法時論云。肝色青宜食甘。心色赤宜食酸。肺色白宜食苦。腎氣黑宜食辛。脾色黃宜食鹹。又心病禁溫食熱衣。脾

病禁溫食飽食濕地濡衣肺病禁寒飲食寒衣腎病  
禁焯煖熱食溫炙衣宣明五氣篇所云心惡熱肺惡  
寒肝惡風脾惡濕腎惡燥靈樞五味篇所云肝病禁  
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肺病禁苦腎病禁甘之屬皆  
是也五藏病有所得而愈者謂得其所宜之氣之味  
之處足以安藏氣而却病氣也各隨其所不喜爲病  
者謂得其所禁所惡之氣之味之處足以忤藏氣而  
助病邪也病者素不應食而反暴思之者謂平素所  
不喜之物而反暴思之由病邪之氣變其臟氣使然  
食之則適以助病氣而增發熱也

夫諸病在藏欲攻之當隨其所得而攻之如渴者與猪  
苓湯餘皆倣此

無形之邪入結於藏必有所據水血痰食皆邪藪也  
如渴者水與熱得而熱結在水故與猪苓湯利其水  
而熱亦除若有食者食與熱得而熱結在食則宜承  
氣湯下其食而熱亦去若無所得則無形之邪豈攻  
法所能去哉

猪苓湯方

見後消  
渴證中

瘧濕暍病脉證治第二

太陽病發熱無汗反惡寒者名曰剛瘧。太陽病發熱汗出而不惡寒名曰柔瘧。

成氏曰。千金云。太陽中風。重感寒濕。則變瘧。太陽病發熱無汗為表實。則不當惡寒。今反惡寒者。則太陽中風。重感於寒。為瘧病也。以其表實有寒。故曰剛瘧。太陽病發熱汗出為表虛。則當惡寒。今不惡寒者。風邪變熱。外傷筋脉為瘧病也。以其表虛無寒。故曰柔瘧。然瘧者強也。其病在筋。故必兼有頸項強急。頭熱足寒。目赤。頭搖。口噤。背反等證。仲景不言者。以瘧

字、該之也。活人書亦云：瘧證發熱惡寒，與傷寒相似。但其脈沉遲弦細，而項背反張為異耳。

太陽病發熱，脈沉而細者，名曰瘧，為難治。

太陽脈本浮，今反沉者，風得濕而伏，故為瘧。瘧脈本緊弦，今反細者，陰氣適不足，故難治。

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致瘧。夫風病下之則瘧，復發汗必拘急。瘧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汗出則瘧。

此原瘧病之由，有此三者之異，其為脫液傷津則一也。蓋病有太陽風寒不解，重感寒濕而成瘧者，亦有以血竭氣損傷陰陽而病變成瘧者。經云：氣主煦之。

血主濡之。又云：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陰陽既衰，筋脈失其濡養而強直不柔矣。此瘧病標本虛實之異，不可不辨也。

病者身熱足寒，頸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赤，獨頭動搖，卒口噤，背反張者，瘧病也。若發其汗者，寒濕相得，其表益虛，即惡寒甚，發其汗已，其脈如蛇。

瘧病不離乎表，故身熱惡寒。瘧為風強病而筋脈受之，故口噤頭項強背反張，脈強直。經云：諸暴強直皆屬於風也。頭熱足寒，面目赤，頭動搖者，風為陽邪，其氣上行而又主動也。寒濕相得者，汗液之濕與外寒。

之氣相得不解。而表氣以汗而益虛。寒氣得濕而轉增。則惡寒甚也。其脉如蛇者。脉伏而曲。如蛇行也。瘧脉本直。汗之則風去。而濕存。故脉不直而曲也。

暴腹脹大者為欲解。脉如故。反伏弦者瘧。

此即上文風去濕存之變證。魏氏云。風去不與濕相麗。則濕邪無所依著。必順其下墜之性。而入腹作脹矣。風寒外解而濕下行。所以為欲解也。如是診之。其脉必浮而不沉。緩而不弦矣。乃其脉如故而反加伏弦。知其邪內連太陰。裏病轉增。而表病不除。乃瘧病諸證中之一變也。

夫瘧脉按之緊如弦。直上下行。

緊如弦。即堅直之象。李氏曰。上下行者。自寸至尺皆見。緊直之脉也。脉經亦云。瘧病脉堅伏。直上下行。

瘧病有灸瘡。難治。

有灸瘡者。膿血久潰。穴俞不閉。婁全善云。即破傷風之意。蓋陰傷而不勝風熱。陽傷而不任攻伐也。故曰難治。

太陽病。其證備。身體強。几几然。脉反沉遲。此為瘧。括樓桂枝湯主之。

太陽證備者。趙氏謂太陽之脉。自足上行循背至頭。



項此其所過之部而為之狀者。皆是其證是也。凡凡背強連頸之貌。沉本瘧之脉。遲非內寒。乃津液少而營衛之行不利也。傷寒項背強。凡凡汗出惡風者。脉必浮數。為邪風盛於表。此證身體強。凡凡然脉反沉遲者。為風淫於外。而津傷於內。故用桂枝。則同而一加葛根。以助其散。一加栝樓根。兼滋其內。則不同也。

栝樓桂枝湯方

栝樓根 二兩

桂枝 三兩

芍藥 三兩

甘草 二兩

生薑 三兩

大棗 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微汗。汗不出。

食頃啜熱粥發

太陽病。無汗而小便反少。氣上衝胸。口噤不得語。欲作剛瘧。葛根湯主之。

無汗而小便反少者。風寒濕甚。與氣相持。不得外達。亦并。不下行也。不外達。不下行。勢必逆而上衝。為胸滿。為口噤。不得語。馴至面赤頭搖。項背強直。所不待言。故曰欲作剛瘧。葛根湯。即桂枝湯加麻黃葛根。乃剛瘧無汗者之正法也。

按瘧病多在太陽陽明之交。身體強。口噤不得語。皆其驗也。故加麻黃以發太陽之邪。加葛根兼踈陽明。

之經而陽明外主肌肉。內生津液。用葛根。所以通  
隧谷而逐風濕。加括樓者。所以生津液而濡經脈也。  
葛根湯方

葛根 四兩

麻黃 三兩  
去節

桂枝

甘草 炙

芍藥 各二兩

生薑 三兩

大棗 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葛根減二升去沫內諸  
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  
餘如桂枝湯法將息及禁忌

瘕為病。胸滿口噤。臥不着席。脚攣急。必齮齒。可與大承  
氣湯。

此瘕病之屬陽明瘕熱者。陽明之筋起於足結於跗。  
其直者上結於髀。陽明之脈入齒中。挾口環唇。其支  
者循喉嚨入缺盆下膈。故為是諸證。然無燥實見證。  
自宜滌熱而勿蕩實。乃不用調胃而用大承氣者。豈  
病深熱極非此不能治歟。然曰可與。則猶有斟酌之  
意。用者慎之。

大承氣湯方

大黃 四兩

厚朴 半斤  
去皮

枳實 五枚  
炙

芒硝 三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枳朴取五升去滓內大黃煮  
二升去滓內芒硝更上微火一兩沸分溫再服得下

餘勿服

太陽病。關節疼痛而煩。脈沉而細者。此名中濕。亦名濕痺。濕痺之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當利其小便。

濕爲六淫之一。故其感人。亦如風寒之先在太陽。但風寒傷於肌腠。而濕則流入關節。風脈浮。寒脈緊。而濕脈則沉而細。濕性濡滯。而氣重着。故亦名痺。痺者。閉也。然中風者。必先有內風。而後召外風。中濕者。亦必先有內濕。而後感外濕。故其人平日土德不及。而濕動於中。由是氣化不速。而濕侵於外。外內合邪。爲關節疼痛。爲小便不利。大便反快。治之者。必先逐內

濕。而後可以除外濕。故曰當利其小便。東垣亦云。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然此爲脈沉而小便不利者。設耳。若風寒在表。與濕相搏。脈浮惡風。身重疼痛者。則必以麻黃白朮薏苡杏仁桂枝附子等。發其汗。爲宜矣。詳見後條。

濕家之爲病。一身盡疼。發熱。身色如熏黃也。

濕外盛者。其陽必內鬱。濕外盛爲身疼。陽內鬱則發熱。熱與濕合。交蒸互鬱。則身色如熏黃。熏黃者。如煙之熏色。黃而晦。濕氣沉滯故也。若熱黃。則黃而明。所謂身黃如橘。子色也。

濕家其人但頭汗出。背強。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早則  
噦。或胸滿。小便不利。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熱。胸上有  
寒。渴欲得飲而不能飲。則口燥煩也。

寒濕居表。陽氣不得外通。而但上越。爲頭汗出。爲背  
強。欲得被覆向火。是宜驅寒濕以通其陽。乃反下之。  
則陽更被抑。而噦乃作矣。或上焦之陽不布。而胸中  
滿。或下焦之陽不化。而小便不利。隨其所傷之處。而  
爲病也。舌上如胎者。本非胃熱。而舌上津液燥聚。如  
胎之狀。實非胎也。蓋下後陽氣反陷於下。而寒濕仍  
聚於上。於是丹田有熱。而渴欲得飲。胸上有寒。而復

不能飲。則口舌燥煩。而津液乃聚耳。

濕家下之。額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  
亦死。

濕病在表者宜汗。在裏者宜利小便。苟非濕熱蘊積  
成實。未可遽用下法。額汗出。微喘。陽已離。而上行。小  
便利。下利不止。陰復決而下走。陰陽離決。故死。一作  
小便不利者死。謂陽上游而陰不下濟也。亦通。

風濕相搏。一身盡疼痛。法當汗出而解。值天陰雨不止。  
醫云。此可發其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蓋發其汗。汗大  
出者。但風氣去。濕氣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風濕者。但微

微似欲汗出者風濕俱去也。

風濕雖竝爲六淫之一。然風無形而濕有形。風氣迅而濕氣滯。值此雨淫濕勝之時。自有風易却而濕難除之勢。而又發之速而驅之過宜。其風去而濕不與俱去也。故欲濕之去者。但使陽氣內蒸而不驟泄。肌肉關節之間。充滿流行。而濕邪自無地可容矣。此發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之旨歟。

濕家病。身疼發熱面黃而喘。頭痛鼻塞而煩。其脈大。自能飲食。腹中和無病。病在頭中寒濕。故鼻塞。內藥鼻中則愈。

寒濕在上。則清陽被鬱。身疼頭痛鼻塞者。濕上甚也。發熱面黃煩喘者。陽上鬱也。而脈大則非沉細之比。腹和無病。則非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之比。是其病不在腹中而在頭。療之者宜。但治其頭而毋犯其腹。內藥鼻中。如瓜蒂散之屬。使黃水出。則寒濕去而愈。不必服藥以傷其和也。

濕家身煩疼。可與麻黃加朮湯。發其汗爲宜。慎不可以火攻之。

身煩疼者。濕兼寒而在表也。用麻黃湯以散寒。用白朮以除濕。喻氏曰。麻黃得朮。則雖發汗不至多汗。而

木得麻黃并可以行表裏之濕不可以火攻者恐濕與熱合而反增發熱也

麻黃加朮湯方

麻黃三兩 去節 桂枝 二兩 甘草 一兩 炙 白朮 四兩

杏仁 七十個 去皮尖

右五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覆取微汗

病者一身盡疼發熱日晡所劇者此名風濕此病傷於汗出當風或久傷取冷所致也可與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

此亦散寒除濕之法日晡所劇不必泥定肺與陽明但以濕無來去而風有休作故曰此名風濕然雖言風而寒亦在其中觀下文云汗出當風又曰久傷取冷意可知矣蓋瘧病非風不成濕痺無寒不作故以麻黃散寒薏苡除濕杏仁利氣助通泄之用甘草補中予勝濕之權也

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方

麻黃 半兩 杏仁 十個 去皮尖 薏苡 半兩 甘草 一兩 炙

右剉麻豆大每服四錢七水一盞半煎八分去滓溫服有微汗避風

風濕。脉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已黃芪湯主之。

風濕在表。法當從汗而解。乃汗不待發而自出。表尚未解而已虛。汗解之法。不可守矣。故不用麻黃。出之皮毛之表。而用防已。驅之肌膚之裏。服後如蟲行皮中。及從腰下如水皆濕。下行之徵也。然非芪木甘草。焉能使衛陽復振。而驅濕下行哉。

防已黃芪湯方

防已 一兩

甘草 半兩

白木 七錢

黃芪 一分

右剉麻豆大。每抄五錢。七生薑四片。大棗一枚。水盞半煎。八分去滓。溫服。喘者加麻黃半兩。胃中不和者加芍藥三分。氣上衝者加桂枝三分。下有

陳寒者加細辛三分。服後當如蟲行皮中。從腰下如水。後坐被上。又以一被繞腰下。溫冷微汗。差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脉浮虛而濇者。桂枝附子湯主之。若大便堅。小便自利者。去桂枝。加白朮湯主之。

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者。邪在表也。不嘔不渴。裏無熱也。脉浮虛而濇。知其風濕外持。而衛陽不正。故以桂枝湯去芍藥之酸收。加附子之辛溫。以振陽氣而敵陰邪。若大便堅。小便自利。知其邪在表之陽雖弱。而

在裏之氣。猶治則皮中之濕。自可驅之於裏。使從水道而出。不必更發其表。以危久弱之陽矣。故於前方去桂枝之辛散。加白朮之苦燥。合附子之大力。健行者。於以竝走皮中而逐水氣。亦因勢利導之法也。

桂枝附子湯方

桂枝 四兩

附子

三枚炮去皮破八片

生薑

三兩切

甘草

二兩炙

大棗

十二枚擘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白朮附子湯方

白朮 一兩

附子

一枚炮去皮

甘草

二兩炙

生薑

一兩半

大棗 六枚

右五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溫三服一服覺身痺半日許再服三服都盡其人如冒狀勿怪卽是朮附竝走皮中逐水氣未得除故耳

風濕相搏。骨節疼煩。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草附子湯主之。

此亦濕勝陽微之證。其治亦不出助陽散濕之法。云得微汗則解者。非正發汗也。陽復而陰自解耳。夫風濕在表。本當從汗而解。麻黃加朮湯。麻黃杏仁薏苡



甘草湯其正法也。而汗出表虛者不宜重發其汗。則有防已黃芪實表行濕之法。而白朮附子則又補陽以爲行者也。表虛無熱者不可遽發其陽。則有桂枝附子溫經散濕之法。而甘草附子則兼補中以爲散者也。卽此數方而仲景審病之微用法之變蓋可見矣。

甘草附子湯方

甘草 二兩

附子

二枚炮

白朮

二兩

桂枝

四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得微汗則解能食汗出復煩者服五合恐一升

多者宜服六七合爲妙

太陽中暍發熱惡寒身重而疼痛其脉弦細朮遲小便已洒洒然毛聳手足逆冷小有勞身卽熱口開前板齒燥若發其汗則惡寒甚加溫鍼則發熱甚數下之則淋甚。

中暍卽中暑暑亦六淫之一故先傷太陽而爲寒熱也然暑陽邪也乃其證反身重疼痛其脉反弦細而遲者雖名中暍而實兼濕邪也小便已洒洒毛聳者太陽主表內合膀胱便已而氣餒也手足逆冷者陽內聚而不外達故小有勞卽氣出而身熱也口開前

板齒燥者熱盛於內而氣淫於外也。蓋暑雖陽邪而氣恒與濕相合。陽求陰之義也。暑因濕入而暑反居濕之中。陰包陽之象也。治之者一如分解風濕之法。辛以散濕。寒以清暑可矣。若發汗則徒傷其表。溫鍼則更益其熱。下之則熱且內陷。變證隨出。皆非正治暑濕之法也。

太陽中熱者。暍是也。汗出惡寒。身熱而渴。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中熱亦即中暑。暍即暑之氣也。惡寒者熱氣入則皮膚緩。腠理開。開則洒然寒。與傷寒惡寒者不同。發熱汗出而渴。表裏熱熾。胃陰待潤。求救於水。故與白虎加人參以清熱生陰。為中暑而無濕者之法也。

白虎加人參湯方

知母 六兩  
石羔 一斤碎  
甘草 二兩  
粳米 六合  
人參 三兩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太陽中暍。身熱疼重而脈微弱。此以夏月傷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湯主之。  
暑之中人也。陰虛而多火者。暑即寓於火之中。為汗

出而煩渴。陽虛而多濕者。暑即伏於濕之內。爲身熱而疼重。故暑病恒以濕爲病。而治濕即所以治暑。瓜蒂苦寒。能吐能下。去身面四肢水氣。水去而暑無所依。將不治而自解矣。此治中暑兼濕者之法也。

瓜蒂湯方

瓜蒂二七箇

右剉以水一斗煮取五合去滓頓服

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證治第三

論曰。百合病者。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也。意欲食。復不能食。常默然。欲臥不能臥。欲行不能行。飲食或有美時。或有不用聞食臭時。如寒無寒。如熱無熱。口苦小便赤。諸藥不能治。得藥則劇吐利。如有神靈者。身形如和。其脉微數。每溺時頭痛者。六十日乃愈。若溺時頭不痛。漑漑然者。四十日愈。若溺快然。但頭眩者。二十日愈。其證或未病而預見。或病四五日而出。或二十日。或一月微見者。各隨證治之。

百脉一宗者。分之則爲百脉。合之則爲一宗。悉致其

病則無之非病矣。然詳其證意欲食矣。而復不能食。常默然靜矣。而又躁不得臥。飲食或有時美矣。而復有不用聞食臭時。如有寒如有熱矣。而又不見爲寒。不見爲熱。諸藥不能治。得藥則劇吐利矣。而又身形如和。全是恍惚去來不可爲憑之象。惟口苦小便赤。脉微數則其常也。所以者何。熱邪散漫未統於經。其氣遊走無定。故其病亦去來無定。而病之所以爲熱者。則徵於脉。見於口與便。有不可掩然者矣。夫膀胱者。太陽之府。其脉上至巔頂而外行皮膚。溺時頭痛者。太陽乍虛而熱氣乘之也。泝然快然則遞減矣。夫

乍虛之氣。溺已卽復。而熱淫之氣得陰乃解。故其甚者必六十日之久。諸陰盡集。而後邪退而愈。其次四十日。又其次二十日。熱差減者愈。差速也。此病多於傷寒熱病前後見之。其未病而預見者。熱氣先動也。其病後四五日。或二十日。或一月見者。遺熱不去也。各隨其證以治。具如下文。

百合病發汗後者。百合知母湯主之。

人之有百脉。猶地之有衆水也。衆水朝宗於海。百脉朝宗於肺。故百脉不可治而可治。其肺百合味甘平微苦。色白入肺。治邪氣補虛清熱。故諸方悉以之爲

主而隨證加藥治之。用知母者以發汗傷津液故也。

百合 七枚 知母 三兩

右先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別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別以泉水二升煎知母取一升後合煎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

百合病下之後者。百合滑石代赭湯主之。

百合病不可下而下之必傷其裏。乃復以滑石代赭者。蓋欲因下藥之勢而抑之使下。導之使出亦在下者引而竭之之意也。

百合滑石代赭湯方

百合 七枚 滑石 三兩碎 代赭石 九枚碎

右先煎百合如前法別以泉水二升煎滑石代赭取一升去滓後合和重煎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

百合病吐之後者。百合鷄子湯主之。

本草鷄子安五藏治熱疾吐後藏氣傷而病不去用之不特安內亦且攘外也。

百合鷄子湯方

百合 七枚 鷄子黃 一枚

右先煎百合如前法了內鷄子黃攪勻煎五分溫服

百合病。不經吐下發汗。病形如初者。百合地黃湯主之。此則百合病正治之法也。蓋肺主行身之陽。腎主行身之陰。百合色白入肺。而清氣中之熱。地黃色黑入腎。而除血中之熱。氣血既治。百脉俱清。雖有邪氣。亦必自下。服後大便如漆。則熱除之驗也。外臺云。大便當出黑沫。

百合地黃湯方

百合七枚

生地黃汁一升

右先煎百合如前法了。內地黃汁煎取一升五合。溫分再服。中病勿更服。大便當如漆。

百合病。一月不解。變成渴者。百合洗方主之。

病久不解。而變成渴。邪熱留聚在肺也。單用百合清。水外洗者。以皮毛為肺之合。其氣相通故也。洗已食。煮餅。按外臺云。洗身訖。食白湯餅。今餽餽也。本草粳米小麥。竝除熱止渴。勿以鹹豉者。恐鹹味耗水而增渴也。

百合洗方

百合一升。以水一斗。漬之一宿。以洗身。洗已。食煮餅。勿以鹹豉也。

百合病。渴不差者。括樓牡蠣散主之。

病變成渴。與百合洗方而不差者。熱盛而津傷也。括樓根苦寒生津止渴。牡蠣鹹寒引熱下行。不使上爍也。

括樓牡蠣散方

括樓根

牡蠣熬等分

右為細末飲服方寸七日三服

百合病。變發熱者。百合滑石散主之。

病變發熱者。邪聚於裏而見於外也。滑石甘寒能除六府之熱。得微利。則裏熱除而表熱自退。

百合滑石散方

百合滑石散方

百合炙一兩

滑石三兩

右為散飲服方寸七日三服。當微利者止。服熱則除百合病。見於陰者。以陽法救之。見於陽者。以陰法救之。見陽攻陰。復發其汗。此為逆。見陰攻陽。乃復下之。此亦為逆。

病見於陰。甚必及陽。病見於陽。窮必歸陰。以法救之者。養其陽以救陰之偏。則陰以平而陽不傷。補其陰以救陽之過。則陽以和而陰不敝。內經用陰和陽。用陽和陰之道也。若見陽之病而攻其陰。則并傷其陰。

矣。乃復發汗。是重傷其陽也。故爲逆。見陰之病而攻其陽。則并傷其陽矣。乃復下之。是重竭其陰也。故亦爲逆。以百合爲邪少虛多之證。故不可直攻其病。亦不可誤攻其無病。如此。

狐惑之爲病。狀如傷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閉。臥起不安。蝕於喉爲惑。蝕於陰爲狐。不欲飲食。惡聞食臭。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蝕於上部則聲啞。甘草瀉心湯主之。蝕於下部則咽乾。苦參湯洗之。蝕於肛者。雄黃熏之。

狐惑蟲病。卽巢氏所謂匿病也。默默欲眠。目不得閉。臥起不安。其躁擾之象。有似傷寒少陰熱證。而實爲匿之亂其心也。不欲飲食。惡聞食臭。有似傷寒陽明實證。而實爲蟲之擾其胃也。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者。蟲之上下聚散無時。故其色變更不一。甚者脉亦大小無定也。蓋雖蟲病而能使人惑亂而狐疑。故名曰狐惑。徐氏曰。蝕於喉爲惑。謂熱淫於上。如惑亂之氣感而生。蝕於陰爲狐。謂熱淫於下。柔害而幽隱。如狐性之陰也。亦通。蝕於上部。卽蝕於喉之謂。故聲啞。蝕於下部。卽蝕於陰之謂。陰內屬於肝。而咽門爲肝膽之候。金出干病自下而衝上。則咽乾也。至生蟲之由。則趙氏所謂濕熱停久。蒸腐氣血而成瘀濁。於是



風化所腐而成蟲者當矣。甘草瀉心不特使中氣通而濕熱自化。抑亦苦辛雜用。足勝殺蟲之任。其苦參雄黃。則皆清燥殺蟲之品。洗之熏之。就其近而治之耳。

甘草瀉心湯方

甘草四兩

黃芩

乾薑

人參各三兩

半夏半升

黃連一兩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苦參湯方

苦參一升以水一斗煎取七升去滓熏洗日三

雄黃熏法

雄黃一味為末筒瓦二枚合之燒向肛熏之。病者脉數無熱微煩。默默但欲臥。汗出。初得之三四日。目赤如鳩眼。七八日目四眥黑。若能食者。膿已成也。亦豆當歸散主之。

脉數微煩。默默但欲臥。熱盛於裏也。無熱汗出。病不在表也。三四日目赤如鳩眼者。肝臟血中之熱。隨經上注於目也。經熱如此。臟熱可知。其為畜熱。不夫將成癰腫無疑。至七八日目四眥黑。赤色極而變黑。則

癰尤甚矣。夫肝與胃互為勝負者也。肝方有熱勢必以其熱侵及於胃。而肝既成癰。胃即以其熱併之於肝。故曰若能食者。知膿已成也。且膿成則毒化。毒化則不特胃和而肝亦和矣。赤豆當歸乃排膿血除濕熱之良劑也。

再按此一條。注家有目為狐惑病者。有目為陰陽毒者。要之亦是濕熱蘊毒之病。其不腐而為蟲者。則積而為癰。不發於身。面者。則發於腸臟。亦病機自然之勢也。仲景意謂與狐惑陰陽毒同源而異流者。故特論列於此歟。

赤豆當歸散方

赤小豆三升浸令芽出曝乾當歸十分

右二味杵為散漿水服方寸七日三服

陽毒之為病。面赤斑斑如錦紋。咽喉痛。吐膿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鱉甲湯主之。

陰毒之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鱉甲湯去雄黃蜀椒主之。

毒者。邪氣蘊畜不解之謂。陽毒非必極熱。陰毒非必極寒。邪在陽者為陽毒。邪在陰者為陰毒也。而此所謂陰陽者。亦非藏府氣血之謂。但以面赤斑斑如錦

紋咽喉痛唾膿血其邪著而在表者謂之陽面目青  
 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不唾膿血其邪隱而在表之裏  
 者謂之陰耳故皆得用辛溫升散之品以發其蘊畜  
 不解之邪而亦竝用甘潤鹹寒之味以安其邪氣經  
 擾之陰五日邪氣尚淺發之猶易故可治七日邪氣  
 已深發之則難故不可治其蜀椒雄黃二物陽毒用  
 之者以陽從陽欲其速散也陰毒去之者恐陰邪不  
 可劫而陰氣反受損也

升麻鱉甲湯方

升麻

當歸

甘草各二兩

蜀椒炒去汗一兩

鱉甲

手拈大雄黃研半兩

右六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頓服之老小再服取汗  
 肘後千金方陽毒用升麻湯無鱉甲有桂陰毒用甘  
 草湯無雄黃

瘧病脈證并治第四

師曰瘧脈自弦。弦數者多熱。弦遲者多寒。弦小緊者下之差。弦遲者可溫之。弦緊者可發汗鍼灸也。浮大者可吐之。弦數者風發也。以飲食消息止之。

瘧者少陽之邪。弦者少陽之脈。有是邪則有是脈也。然瘧之舍固在半表半裏之間。而瘧之氣則有偏多偏少之異。故其病有熱多者。有寒多者。有裏多而可下者。有表多而可汗可吐者。有風從熱出而不可以藥散者。當各隨其脈而施治也。徐氏曰脈大者爲陽。小者爲陰。緊雖寒脈。小緊則內入而爲陰矣。陰不可

從表散。故曰下之愈。遲既為寒。溫之無疑。弦緊不沉。為寒脉。而非陰脉。非陰故可發汗。鍼灸也。瘧脉。槩弦而忽浮大。知邪在高分。高者引而越之。故可吐。喻氏曰。仲景既云弦數者多熱矣。而復申一義云。弦數者風發。見多熱不已。必至於極熱。熱極則生風。風生則肝木侮土。而傳其熱於胃。坐耗津液。此非可徒求之藥。須以飲食消息止其熾熱。即梨汁蔗漿生津止渴之屬。正內經風淫於內。治以甘寒之旨也。

病瘧以月一日發。當十五日愈。設不差。當月盡解。如其不差。當云何。師曰。此結為癥瘕。名曰瘧母。急治之。宜鱉甲煎丸。

甲煎丸

天氣十五日一更。人之氣亦十五日一更。氣更則邪當解也。否則三十日。天人之氣再更。而邪自不能留矣。設更不愈。其邪必假血依痰。結為癥瘕。僻處脇下。將成負固不服之勢。故宜急治。鱉甲煎丸行氣逐血之藥。頗多而不嫌其峻。一日三服。不嫌其急。所謂乘其未集而擊之也。

鱉甲煎丸方

- |                  |                   |                    |                   |    |    |
|------------------|-------------------|--------------------|-------------------|----|----|
| 鱉甲               | 十二分               | 烏扇                 | 三分                | 柴胡 | 六分 |
| <small>炙</small> | <small>分炙</small> | <small>即射干</small> | <small>燒干</small> |    |    |
| 鼠婦               | 三分                | 乾薑                 |                   | 大黃 |    |
| <small>熬</small> | <small>分</small>  |                    |                   | 桂枝 |    |

石韋 去毛

厚朴

紫葳 即凌霄

半夏

阿膠

芍藥

牡丹

廬蟲 各五分

葶藶

人參 各一分

瞿麥 二分

蜂窠 四分

赤硝 十二分

蟪螂 六分

桃仁 二分

右二十二味為末取煨竈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升

浸灰俟酒盡一半着鱉甲於中煮令泛爛如膠漆絞

取汁內諸藥煎為丸如梧子大空心服七九日三服

千金方用鱉甲十二片又有海藻三分大戟一分無

鼠婦赤硝二味

師曰陰氣孤絕陽氣獨發則熱而少氣煩寃手足熱而

欲嘔名曰痺瘧若但熱不寒者邪氣內藏於心外舍分

肉之間令人消爍肌肉

此與內經論痺瘧文大同夫陰氣虛者陽氣必發發

則足以傷氣而耗神故少氣煩寃也四肢者諸陽之

本陽盛則手足熱也欲嘔者熱下胃也邪氣內藏於

心者痺為陽邪心為陽藏以陽從陽故邪外舍分肉

而其氣則內通心藏也消爍肌肉者肌肉為陰陽極

則陰消也

溫瘧者其脉如平身無寒但熱骨節煩疼時嘔白虎加

桂枝湯主之

此與內經論溫瘧文不同。內經言其因。此詳其脈與證也。瘧瘧溫瘧俱無寒但熱俱嘔。而其因不同。瘧瘧者肺素有熱而加外感為表寒裏熱之證。緣陰氣內虛不能與陽相爭故不作寒也。溫瘧者邪氣內藏腎中。至春夏而始發。為伏氣外出之證。寒畜久而變熱故亦不作寒也。脈如平者病非乍感。故脈如其平時也。骨節煩疼時嘔者熱從腎出外舍於其合而上并於陽明也。白虎甘寒除熱。桂枝則因其勢而達之耳。

白虎加桂枝湯方

知母 六兩 石膏 一斤 甘草 二兩 粳米 二合

桂枝 三兩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瘧多寒者名曰牡瘧。蜀漆散主之。

瘧多寒者非真寒也。陽氣為痰飲所遏不得外出。肌表而但內伏心間。心牡藏也。故名牡瘧。蜀漆能吐瘧痰。痰去則陽伸而寒愈。取雲母龍骨者以蜀漆上越之。猛恐并動心中之神與氣也。

蜀漆散方

蜀漆 燒去腥 雲母 燒二日夜 龍骨 等分

右三味杵為散未發前以漿水服半錢七

附外臺秘要三方

牡蠣湯

牡蠣

麻黃

各四兩

甘草

二兩

蜀漆

三兩

右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蜀漆麻黃去上沫得六升內諸藥煮取二升溫服一升若吐則勿更服

按此係宋孫奇等所附蓋亦蜀漆散之意而外攻之力較猛矣趙氏云牡蠣稟堅消結麻黃非獨散寒且可發越陽氣使通於外結散陽通其病自愈

柴胡去半夏加栝樓根湯

治瘧病發渴者亦治勞瘧

柴胡

八兩

人參

黃芩

各三兩

栝樓根

四兩

生薑

二兩

大棗

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二服

柴胡桂薑湯

治瘧寒多微有熱或但寒不熱服一劑

如神

柴胡

半斤

桂枝

三兩

乾薑

二兩

栝樓根

四兩

黃芩

三兩

甘草

二兩

牡蠣

二兩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初服微煩復服汗出便愈

趙氏曰此與牡瘧相類而實非牡瘧邪客心下此風



寒濕痺於肌表。肌表既痺。陽氣不得通於外。遂鬱伏於榮血之中。陽氣化熱。血滯成瘀。着於其處。遇衛氣行。陽二十五度及之。則病作。其邪之入營者。既無外出之勢。而營之素痺者。亦不出。而與陽爭。故少熱。或無熱也。是用柴胡爲君。發其鬱伏之陽。黃芩爲佐。清其半裏之熱。桂枝乾薑。所以通肌表之痺。括樓根牡蠣。除留熱消瘀血。甘草和諸藥調陰陽也。得汗則痺邪散。血熱行。而病愈矣。

中風歷節病脉并治第五

夫風之爲病。當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爲痺脉微而數。中風使然。

風徹於上下。故半身不遂。痺閉於一處。故但臂不遂。以此見風重而痺輕。風動而痺着也。風從虛入。故脉微。風發而成熱。故脉數。曰中風使然者。謂痺病亦是風病。但以在陽者。則爲風。而在陰者。則爲痺耳。

寸口脉浮而緊。緊則爲寒。浮則爲虛。寒虛相搏。邪在皮膚。浮者血虛。絡脉空虛。賊邪不寫。或左或右。邪氣反緩。正氣即急。正氣引邪。啗僻不遂。邪在於絡。肌膚不仁。邪

在於經。即重不勝。邪入於府。即不識人。邪入於藏。舌即難言。口吐涎。

寒虛相搏者。正不足而邪乘之。為風寒初感之診也。浮為血虛者。氣行脉外而血行脉中。脉浮者沉不足。為血虛也。血虛則無以充灌皮膚而絡脉空虚。并無以捍禦外氣而賊邪不寫。由是或左或右。隨其空處而留着矣。邪氣反緩。正氣即急者。受邪之處。筋脉不用而緩。無邪之處。正氣獨治而急。緩者為急者所引。則口目為僻。而肢體不遂。是以左喎者。邪反在右。右喎者。邪反在左。然或左或右。則有邪正緩急之殊。而

為表為裏。亦有經絡藏府之別。經云。經脉為裏。支而橫者為絡。絡之小者為孫。是則絡淺而經深。絡小而經大。故絡邪病於肌膚。而經邪病連筋骨。甚而入府。又甚而入藏。則邪遁深矣。蓋神藏於臟。而通於府。府病則神窒於內。故不識人。諸陰皆連舌本。藏氣厥不至。舌下則機息於上。故舌難言而涎自出也。

侯氏黑散 治大風四肢頓重心中惡寒不足者

菊花 四分 白朮 防風 各十分 桔梗 八分

黃芩 五分 細辛 乾薑 人參

茯苓 當歸 川芎 牡蠣

礬石

桂枝

各三分

右十四味杵為散酒服方寸七日一服初服二十日  
溫酒調服禁一切魚肉大蒜常宜冷食六十日止即  
藥積腹中不下也熱食即下矣冷食自能助藥力  
此方亦孫奇等所附而去風除熱補虛下痰之法具  
備以為中風之病莫不由是數者所致云爾學者得  
其意毋泥其迹可也

寸口脈遲而緩遲則為寒緩則為虛營緩則為亡血衛  
緩則為中風邪氣中經則身癢而癢心氣不足邪氣  
入中則胸滿而短氣

遲者行之不及緩者至而無力不及為寒而無力為  
虛也沉而緩者為營不足浮而緩者為衛中風衛在  
表而營在裏也經不足而風入之血為風動則身癢  
而癢心不足而風中之陽用不布則胸滿而短氣  
經行肌中而心處胸間也

風引湯除熱癰癩

大黃

乾薑

龍骨

桂枝

各四兩

三兩

甘草

牡蠣

寒水石

滑石

各二兩

赤石脂

白石脂

紫石英

石膏

各六兩

右十二味杵為篩以韋囊盛之取三指撮井花水三

升煮三沸温服一升治大人風引少小驚癇瘈瘲日  
數發醫所不療除熱方巢氏云脚氣宜風引湯  
此下熱清熱之劑孫奇以為中風多從熱起故特附  
於此歟中有薑桂石脂龍蠟者蓋以瀉馱泄以熱監  
寒也然亦猛劑用者審之

防已地黃湯治病如狂狀妄行獨語不休無熱其脉浮

防已

甘草各一分

桂枝

防風

各三分

右四味以酒一杯漬之絞取汁生地黃二斤咬咀蒸  
之如斗米飯久以銅器盛藥汁更絞地黃汁和分再  
服

狂走譫語身熱脉大者屬陽明也此無寒熱其脉浮  
者乃血虛生熱邪并於陽而然桂枝防風防已甘草  
酒浸取汁用是輕清歸之於陽以散其邪用生地黃  
之甘寒熱蒸使歸於陰以養血除熱蓋藥生則散表  
熟則補衰此煎煮法亦表裏法也趙氏

頭風摩散

大附子 一枚

鹽 等分

右二味為散沐了以方寸七摩疾上令藥力行  
寸口脉沉而弱沉即主骨弱即主筋沉即為腎弱即為  
肝汗出入水中如水傷心歷節痛黃汗出故曰歷節

此為肝腎先虛。而心陽復鬱。為歷節黃汗之本也。心氣化液為汗。汗出入水中。水寒之氣。從汗孔入。侵心藏。外水內火。鬱為濕熱。汗液則黃。浸淫筋骨。歷節乃痛。歷節者。遇節皆痛也。蓋非肝腎先虛。則雖得水氣。未必便入筋骨。非水濕內侵。則肝腎雖虛。未必便成歷節。仲景欲舉其標。而先究其本。以為歷節多從虛得之也。

按後水氣篇中云。黃汗之病。以汗出入水中。浴水從汗孔入。得之。合觀二條。知歷節黃汗。為同源異流之病。其瘀鬱上焦者。則為黃汗。其併傷筋骨者。則為歷節也。

跌陽脉浮而滑。滑則穀氣實。浮則汗自出。少陰脉浮而弱。弱則血不足。浮則為風。風血相搏。即疼痛如掣。盛人脉濇小。短氣。自汗出。歷節疼不可屈伸。此皆飲酒汗出當風所致。

跌陽脉浮者。風也。脉滑者。穀氣盛也。汗生於穀。而風性善泄。故汗自出。風血相搏者。少陰血虛。而風復擾之。為疼痛如掣也。跌陽少陰二條合看。知陽明穀氣盛者。風入。必與汗偕出。少陰血不足者。風入。遂着而成病也。盛人脉濇小。短氣者。形盛於外。而氣歉

於內也。自汗出，濕復勝也。緣酒客濕本內積，而汗出當風，則濕復外鬱。內外相召，流入關節，故歷節痛不可屈伸也。合三條觀之，汗出入水者，熱為濕鬱也。風血相搏者，血為風動也。飲酒汗出當風者，風濕相合也。歷節病因有是三者，不同其為從虛所得，則一也。諸肢節疼痛，身體尪羸，脚腫如脫，頭眩短氣，溫溫欲吐，桂枝芍藥知母湯主之。

諸肢節疼痛，即歷節也。身體尪羸，脚腫如脫，形氣不足，而濕熱下甚也。頭眩短氣，溫溫欲吐，濕熱且從下而上衝矣。與脚氣衝心之候頗同。桂枝麻黃防風散濕於表，芍藥知母甘草，除熱於中。白朮附子，驅濕於下。而用生薑最多，以止嘔降逆。為濕熱外傷肢節而復上衝心胃之治法也。

桂枝芍藥知母湯方

- |    |     |    |    |    |  |    |     |
|----|-----|----|----|----|--|----|-----|
| 桂枝 | 四兩  | 芍藥 | 三兩 | 甘草 |  | 麻黃 |     |
| 附子 | 各二兩 | 白朮 |    | 知母 |  | 防風 | 各四兩 |
| 生薑 | 五兩  |    |    |    |  |    |     |

右九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溫服七合，日三服。味酸則傷筋，筋傷則緩，名曰泄。鹹則傷骨，骨傷則痿，名曰枯。枯泄相搏，名曰斷泄。營氣不通，衛不獨行，營衛俱

微。三焦無所御。四屬斷絕。身體羸瘦。獨足腫大。黃汗出。脛冷。假令發熱。便爲歷節也。

此亦內傷肝腎。而由於滋味不節者也。枯泄相搏。卽筋骨竝傷之謂。曰斷泄者。言其生氣不續。而精神時越也。營不通。因而衛不行者。病在陰。而及於陽也。不通不行。非壅而實。蓋卽營衛涸流之意。四屬四肢也。營衛者。水穀之氣。三焦受氣於水穀。而四肢稟氣於三焦。故營衛微。則三焦無氣。而四屬失養也。由是精微不化於上。而身體羸瘦。陰濁獨注於下。而足腫脛冷。黃汗出。此病類似歷節。黃汗。而實非水濕爲病。所謂肝腎雖虛。未必便成歷節者是也。而虛病不能發熱。歷節則未有不熱者。故曰假令發熱。便爲歷節。後水氣篇中又云。黃汗之病。兩脛自冷。假令發熱。此屬歷節。蓋卽黃汗歷節。而又致其辨也。詳見本文。病歷節不可屈伸疼痛。烏頭湯主之。

此治寒濕歷節之正法也。寒濕之邪。非麻黃烏頭不能去。而病在筋節。又非如皮毛之邪。可一汗而散者。故以黃芪之補。白芍之收。甘草之緩。牽制二物。俾得深入而去。留邪如衛。權監鍾鄧入蜀。使其成功。而不及於亂。乃制方之要妙也。

烏頭湯 亦治脚氣疼痛不可屈伸

麻黃

芍藥

黃芪

甘草 各三兩

烏頭

五枚咬咀以蜜二升煎取一升即出烏頭

右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蜜煎中更煎之服七合不知盡服之

礬石湯治脚氣衝心

礬石 二兩

右一味以漿水一斗五升煎三五沸浸脚良

脚氣之病濕傷於下而氣衝於上礬石味酸澁性燥能却水收濕解毒毒解濕收上衝自止

附方

古今錄驗續命湯治中風痺身體不能自收持口不能言胃昧不知痛處或拘急不得轉側

麻黃

桂枝

甘草

乾薑

石膏

當歸

人參 各三兩

杏仁 四十粒

川芎

一兩五錢

右九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溫服一升當小汗薄覆脊憑几坐汗出則愈不汗更服無所禁勿當風并治但伏不得臥欬逆上氣面目浮腫  
痺者廢也精神不持筋骨不用非特邪氣之擾亦真



氣之衰也。麻黃桂枝所以散邪。人參當歸所以養正。石膏合杏仁助散邪之力。甘草合乾薑為復氣之需。乃攻補兼行之法也。

千金三黃湯治中風手足拘急百節疼痛煩熱心亂惡寒經日不欲飲食。

麻黃 五分 獨活 四分 細辛 一分 黃芪 各二分

黃芩 三分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溫三服一服小汗出二服大汗出心熱加大黃二分腹滿加枳實一枚氣逆加人參三分悸加牡蠣三分湯加栝樓根三分先

有寒加附子一枚

近效朮附湯治風虛頭重眩苦極不知食味煖肌補中益精氣

白朮 一兩 附子 一枚半 甘草 一兩

右三味剉每五錢匕薑五片棗一枚水盞半煎七分

去滓溫服

崔氏八味丸治脚氣上入少腹不仁

熟地黃 八兩 山茱萸 各四兩 山藥 各四兩 澤瀉 各四兩

茯苓 各三兩 牡丹皮 各三兩 附子 各一兩

右八味末之煉蜜和丸梧子大酒下十五丸日再服

腎之脉起於足而入於腹。腎氣不治。濕寒之氣隨經上入。聚於少腹。為之不仁。是非驅濕散寒之劑所可治者。須以腎氣丸補腎中之氣。以為生陽化濕之用也。

千金越婢加朮湯治肉極熱則身體津脫。腠理開汗大泄。厲風氣下焦脚弱。

麻黃 六兩

石膏 半斤

生薑 二兩

甘草 二兩

白朮 四兩

大棗 十五枚

右六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惡風加附子一枚炮。

血痺虛勞病脉證并治第六

問曰血痺之病從何得之。師曰夫尊榮人骨弱肌膚盛。重因疲勞汗出。臥不時動搖。加被微風。遂得之。但以脉自微。濇在寸口。關上小緊。宜鍼引陽氣。令脉和緊去則愈。

陽氣者衛外而為固也。乃因疲勞汗出而陽氣一傷。臥不時動搖而陽氣再傷。於是風氣雖微得以直入血中而為痺。經云邪入於陰則痺也。脉微為陽微。濇為血滯。緊則邪之徵也。血中之邪始以陽氣傷而得入。終必得陽氣通而後出。而痺之為病。血既以風入。

而痺於外。陽亦以血痺而止於中。故必鍼以引陽使  
出。陽出而邪去。邪去而脈緊乃和。血痺乃通。以是知  
血分受痺。不當獨治其血矣。

血痺陰陽俱微。寸口關上微。尺中小緊。外證身體不仁。  
如風痺狀。黃芪桂枝五物湯主之。

陽俱微。該人迎跌陽太谿為言。寸口關上微。尺中  
小緊。即陽不足而陰為痺之象。不仁者。肌體頑痺。痛  
癢不覺。如風痺狀。而實非風也。黃芪桂枝五物。和榮  
之滯。助衛之行。亦鍼引陽氣之意。以脈陰陽俱微。故  
不可鍼。而可藥。經所謂陰陽形氣俱不足者。勿刺以

鍼而調以甘藥也。

黃芪桂枝五物湯方

黃芪 三兩

芍藥 三兩

桂枝 三兩

生薑 六兩

大棗 十二枚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溫服七合。日三服。

夫男子平人。脈大為勞。脈極虛亦為勞。

陽氣者。煩勞則張。故脈大。勞則氣耗。故脈極虛。李氏  
曰。脈大非氣盛也。重按必空濡大者。勞。脈之外暴者  
也。極虛者。勞。脈之內衰者也。

男子面色薄。主渴及亡血。卒喘悸。脈浮者。裏虛也。

渴者熱傷陰氣。亡血者不華於色。故面色薄者。知其渴及亡血也。李氏曰。勞者氣血俱耗。氣虛則喘。血虛則悸。卒者猝然見此病也。脉浮爲裏虛。以勞則真陰失守。孤陽無根。氣散於外。而精奪於內也。

男子脉虛沉弦。無寒熱。短氣裏急。小便不利。面色白。時目瞑兼衄。少腹滿。此爲勞使之然。勞之爲病。其脉浮大。手足煩。春夏劇。秋冬差。陰寒精自出。痠削不能行。男子脉浮弱而濇。爲無子。精氣清冷。

脉虛沉弦者。勞而傷陽也。故爲短氣裏急。爲小便不利。少腹滿。爲面色白。而其極則并傷其陰。而目瞑兼衄。目不明也。脉浮者。勞而傷陰也。故爲手足煩。爲痠削不能行。爲春夏劇而秋冬差。而其極則并傷其陽。而陰寒精自出。此陰陽互根。自然之道也。若脉浮弱而濇。則精氣交虧。而清冷不溫。此得之天稟薄弱。故當無子。

夫失精家。少腹弦急。陰頭寒。目眩髮落。脉極虛。芤遲。爲清穀亡血失精。脉得諸芤動微緊。男子失精。女子夢交。桂枝龍骨牡蠣湯主之。

脉極虛芤遲者。精失而虛及其氣也。故少腹弦急。陰頭寒而目眩。脉得諸芤動微緊者。陰陽竝乖。而傷及

其神與精也。故男子失精。女子夢交。沈氏所謂勞傷心氣。火浮不斂。則為心腎不交。陽泛於上。精孤於下。火不攝水。不交自洩。故病失精。或精虚心相內浮。擾精而出。則成夢交者是也。徐氏曰。桂枝湯外證得之。能解肌去邪氣。內證得之。能補虛調陰陽。加龍骨牡蠣者。以失精夢交為神精間病。非此不足以收斂其浮越也。

桂枝龍骨牡蠣湯方

桂枝 芍藥 生薑 甘草  
大棗 十二枚 龍骨 牡蠣 各三兩 各三兩 二兩

右七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天雄散方

天雄 三兩 白朮 八兩 桂枝 六兩 龍骨 三兩

右四味杵為散酒服半錢七日三服不知稍增之

按此疑亦後人所附為補陽攝陰之用也

男子平人脈虛弱細微者喜盜汗也。人年五六十其病脈大者痺俠背行若腸鳴馬刀俠瘦者皆為勞得之。脈沉小遲名脫氣其人疾行則喘喝手足逆寒腹滿甚則溇泄食不消化也。脈弦而大弦則為減大則為芤減則為寒芤則為虛虛寒相搏此名為革婦人則半

產漏下。男子則亡血失精。

平人不病之人也。脉虛弱細微則陰陽俱不足矣。陽不足者不能固。陰不足者不能守。是其人必善盜汗。人年五六十。精氣衰矣。而病脉反大者。是其人當有風氣也。痺俠背行。痺之俠脊者。由陽氣不足。而邪氣從之也。若腸鳴馬刀俠瘦者。陽氣以勞而外張。火熱以勞而上逆。陽外張則寒動於中。而為腸鳴。火上逆則與痰相搏。而為馬刀俠瘦。李氏曰。瘦生乳腋下。曰馬刀。夾生頸之兩旁者為俠瘦。俠者挾也。馬刀。蠟蛤之。瘡形似之。故名馬刀。瘦一作纓。發於結纓

之處。二瘡一在頸。一在腋下。常相聯絡。故俗名瘰串。脉沉小遲。皆陰象也。三者並見。陰盛而陽廼亡矣。故名脫氣。其人疾行則喘喝者。氣脫而不固也。由是外無氣而手足逆冷。胃無氣而腹滿。脾無氣而澹泄。食不化。皆陽微氣脫之證也。脉弦者陽不足。故為減。為寒。脉大者陰不足。故為亢。為虛。陰陽並虛。外強中乾。此名為革。又變革也。婦人半產漏下。男子亡血失精。是皆失其產乳生育之常矣。故名曰革。

虛勞裏急。悸衄。腹中痛。夢失精。四肢痠疼。手足煩熱。咽乾口燥。小建中湯主之。

此和陰陽調營衛之法也。夫人生之道。曰陰曰陽。陰陽和平。百疾不生。若陽病不能與陰和。則陰以其寒獨行。為裏急。為腹中痛。而實非陰之盛也。陰病不能與陽和。則陽以其熱獨行。為手足煩熱。為咽乾口燥。而實非陽之熾也。昧者以寒攻熱。以熱攻寒。寒熱內賊。其病益甚。惟以甘酸辛藥。和合成劑。調之使和。則陽就於陰。而寒以溫。陰就於陽。而熱以和。醫之所以貴識其大要也。豈徒云寒可治熱。熱可治寒而已哉。或問。和陰陽調營衛是矣。而必以建中者。何也。曰。中者脾胃也。營衛生成於水穀。而水穀轉輸於脾胃。故

中氣立。則營衛流行而不失其和。又中者四運之軸。而陰陽之機也。故中氣立。則陰陽相循。如環無端。而不極於偏。是方甘與辛合而生陽。酸得甘助而生陰。陰陽相生。中氣自立。是故求陰陽之和者。必於中氣求中氣之立者。必以建中也。

小建中湯方

桂枝 三兩

甘草 二兩

芍藥 六兩

大棗 十二枚

生薑 三兩

飴糖 一升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內膠飴。更上微火。消解。溫服。一升。日三服。

虛勞裏急諸不足。黃芪建中湯主之。

裏急者裏虛脈急。腹中當引痛也。諸不足者陰陽諸脈並俱不足。而眩悸喘喝失精亡血等證。相因而至也。急者緩之。必以甘。不足者補之。必以溫。而充虛塞空。則黃芪尤有專長也。

黃芪建中湯方。即小建中湯內加黃芪一兩半。餘依上法。氣短胸滿者。加生薑腹滿者。去棗加茯苓一兩半。及療肺虛損不足補氣。加半夏三兩。

虛勞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腎氣丸主之。下焦之分。少陰主之。少陰雖為陰藏。而中有元陽所

以益經。臟行陰陽。司開闔者也。虛勞之人。損傷少陰腎氣。是以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程氏所謂腎間動氣已損者是矣。八味腎氣丸。補陰之虛。可以生氣。助陽之弱。可以化水。乃補下治下之良劑也。

八味腎氣丸方 見婦人雜病

虛勞諸不足。風氣百疾。薯蕷丸主之。

虛勞證多有挾風氣者。正不可獨補其虛。亦不可着意去風氣。仲景以參地芎歸苓朮補其氣血。膠麥薑棗甘芍益其營衛。而以桔梗杏仁桂枝防風柴胡白斂黃卷神麩去風行氣。其用薯蕷最多者。以其不寒



不熱。不燥。不滑。兼擅補虛去風之長。故以為君。謂必得正氣理而後風氣可去耳。

薯蕷丸方

薯蕷	三分	人參	七分	白朮	六分	茯苓	五分
甘草	二分	當歸	十分	乾地黄	十分	芍藥	六分
芎藭	六分	麥冬	六分	阿膠	七分	乾薑	三分
大棗	百枚 為膏	桔梗	五分	杏仁	六分	桂枝	一分
防風	六分	神麴	十分	豆黃卷	十分	柴胡	五分
白欬	二分						

右二十一味末之煉蜜和丸如彈子大空腹酒服一

丸一百丸為劑

虛勞虛煩不得眠。酸棗仁湯主之。

人寤則魂寓於目。寐則魂藏於肝。虛勞之人。肝氣不榮。則魂不得藏。魂不藏故不得眠。酸棗仁補肝斂氣。宜以為君。而魂既不歸。容必有濁。痰燥火乘間而襲其舍者。煩之所由作也。故以知母甘草清熱滋燥。茯苓川芎行氣除痰。皆所以求肝之治而宅其魂也。

酸棗仁湯方

酸棗仁	二升	甘草	一兩	知母		茯苓	各二兩
芎藭	一兩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酸棗仁得六升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五勞虛極羸瘦。腹滿不能飲食。食傷。憂傷。飲傷。房室傷。飢傷。勞傷。經絡榮衛氣傷。內有乾血。肌膚甲錯。兩目黯黑。緩中補虛。大黃廬蟲丸主之。

虛勞症有挾外邪者。如上所謂風氣百疾是也。有挾瘀鬱者。則此所謂五勞諸傷。內有乾血者是也。夫風氣不去。則足以賊正氣。而生長不榮。乾血不去。則足以留新血。而滲灌不周。故去之不可不早也。此方潤以濡其乾。蟲以動其瘀。通以去其閉。而仍以地黃芍

藥甘草和養其虛。攻血而不專主於血。一如薯蕷丸之去風而不著意於風也。喻氏曰。此世俗所稱乾血勞之良治也。血瘀於內。手足脉相失者宜之。兼入瓊玉膏補潤之劑尤妙。

大黃廬蟲丸方

大黃<sup>十分</sup> 黃芩<sup>二兩</sup> 甘草<sup>三兩</sup> 桃仁<sup>一升</sup>

杏仁<sup>一升</sup> 芍藥<sup>四兩</sup> 乾地黃<sup>十兩</sup> 乾漆<sup>一兩</sup>

蝨蟲<sup>一升</sup> 水蛭<sup>百枚</sup> 蟻螬<sup>百枚</sup> 廬蟲<sup>半升</sup>

右十二味末之。煉蜜和丸。小豆大。酒服五丸。日三服。

附方

千金翼炙甘草湯治虛勞不足汗出而悶脉結悸行動如常不出百日危急者十一日死

甘草炙四兩

桂枝

生薑各三兩

麥冬半升

麻仁半升

人參

阿膠各二兩

大棗三十枚

生地黃一斤

右九味以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內膠消盡温服一升日三服

脉結是榮氣不行悸則血虧而心無所養榮滯血虧而更出汗豈不立穉乎故雖行動如常斷云不出百日知其陰亡而陽絕也人參桂枝甘草生薑行身之

陽膠麥麻地行身之陰蓋欲使陽得復行陰中而脉自復也後人只喜用膠地等而畏薑桂豈知陰凝燥氣非陽不能化耶徐氏

肘後瀨肝散治冷勞又主鬼疰一門相染

瀨肝一具炙乾末之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病脉證治第七

問曰熱在上焦者因欬爲肺痿肺癰之病從何得之師曰或從汗出或從嘔吐或從消渴小便利數或從便難又被快藥下利重亡津液故得之曰寸口脉數其人欬口中反有濁唾涎沫者何師曰爲肺痿之病若口中辟辟燥欬卽胸中隱隱痛脉反滑數此爲肺癰欬唾膿血脉數虛者爲肺痿數實者爲肺癰

此設爲問答以辨肺痿肺癰之異熱在上焦二句見五臟風寒積聚篇蓋師有是語而因之以爲問也汗出嘔吐消渴二便下多皆足以亡津液而生燥熱肺

虛且熱。則為痿矣。口中反有濁唾涎沫者。肺中津液。為熱所迫而上行也。或云。肺既痿而不用。則飲食游。溢之精氣。不能分布諸經。而但上溢於口。亦通。口中。辟辟燥者。魏氏以為肺癰之痰涎膿血。俱蘊蓄結聚。於肺臟之內。故口中反乾燥。而但辟辟作空響燥欬。而已。然按下肺癰條亦云。其人欬。咽燥不渴。多唾濁。沫則肺痿。肺癰二證多同。惟胸中痛。脈滑數。唾膿血。則肺癰所獨也。比而論之。痿者萎也。如草木之萎。而不榮。為津燥而肺焦也。癰者壅也。如土之壅而不通。為熱聚而肺癰也。故其脈有虛實不同。而其數則一也。

問曰。病欬逆。脈之何以知此為肺癰。當有膿血。吐之則死。其脈何類。師曰。寸口脈微而數。微則為風。數則為熱。微則汗出。數則惡寒。風中於衛。呼氣不入。熱過於營。吸而不出。風傷皮毛。熱傷血脈。風舍於肺。其人則欬。口乾。喘滿。咽燥。不渴。多唾濁沫。時時振寒。熱之所過。血為之凝滯。畜結癰膿。吐如米粥。始萌可救。膿成則死。

此原肺癰之由。為風熱畜結不解也。凡言風脈多浮。或緩。此云微者。風入營而增熱。故脈不浮而反微。且與數俱見也。微則汗出者。氣傷於熱也。數則惡寒者。

陰反在外也。呼氣不入者，氣得風而浮，利出而艱入也。吸而不出者，血得熱而壅，氣亦爲之不伸也。肺熱而壅，故口乾而喘滿，熱在血中，故咽燥而不渴，且肺被熱迫而反從熱化爲多唾濁沫，熱盛於裏而外反無氣，爲時時振寒，由是熱畜不解，血凝不通而癰膿成矣。吐如米粥，未必便是死證，至浸淫不已，肺葉腐敗，則不可治矣。故曰始萌可救，膿成則死。

上氣面浮腫，肩息，其脈浮大不治，又加利尤甚。上氣喘而躁者，此爲肺脹，欲作風水，發汗則愈。

上氣面浮腫，肩息，氣但升而不降矣。脈復浮大，則陽

有上越之機，脈偏盛者，偏絕也。又加下利，是陰復從下脫矣。陰陽離決，故當不治。肩息，息搖肩也。上氣喘躁者，水性潤下，風性上行，水爲風激，氣湊於肺，所謂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者也。故曰欲作風水，發汗令風去，則水復其潤下之性矣，故愈。

肺痿，吐涎沫而不效者，其人不渴，必遺尿，小便數，所以然者，以上虛不能制下故也。此爲肺中冷，必眩，多涎唾，甘草乾薑湯以溫之。若服湯已渴者，屬消渴。

此舉肺痿之屬虛冷者，以見病變之不同。蓋肺爲嬌臟，熱則氣燥，故不用而痿；冷則氣沮，故亦不用而痿。

也。遺尿小便數者，肺金不用而氣化無權，斯膀胱無制而津液不藏也。頭眩多涎唾者，經云上虛則眩，又云上焦有寒，其口多涎也。甘草乾薑，甘辛合用，為溫肺復氣之劑。服後病不去而加渴者，則屬消渴，蓋小便數而渴者為消，不渴者非下虛，即肺冷也。

甘草乾薑湯方

甘草

四兩

乾薑

二兩

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再服

欬而上氣，喉中水雞聲，射干麻黃湯主之。

欬而上氣，肺有邪則氣不降而反逆也。肺中寒飲上

入喉間，為呼吸之氣所激，則作聲如水雞。射干紫苑，欬冬降逆氣，麻黃細辛生薑發邪氣，半夏消飲氣，而以大棗安中，五味斂肺，恐劫散之藥并傷及其正氣也。

射干麻黃湯方

射干

三兩

麻黃

生薑

各四兩

細辛

紫苑

欬冬花

各三兩

大棗

七枚

半夏

半升

五味

半升

右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麻黃兩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欬逆上氣時時吐濁但坐不得眠皂莢丸主之

濁濁痰也時時吐濁者肺中之痰隨上氣而特出也然痰雖出而滿不減則其本有固而不拔之勢不迅而掃之不去也皂莢味辛入肺除痰之力最猛飲以棗膏安其正也

皂莢丸方

皂莢

八兩刮去皮酥炙

右一味末之蜜丸梧子大以棗膏和湯服三九日三夜一服

欬而脉浮者厚朴麻黃湯主之欬而脉沉者澤漆湯主

之。

此不詳見證而但以脉之浮沉為辨而異其治按厚朴麻黃湯與小青龍加石膏湯大同則散邪蠲飲之力居多而厚朴辛溫亦能助表小麥甘平則同五味斂安正氣者也澤漆湯以澤漆為主而以白前黃芩半夏佐之則下趨之力較猛雖生薑桂枝之辛亦祇為下氣降逆之用而已不能發表也仲景之意蓋以欬皆肺邪而脉浮者氣多居表故驅之使從外出為易脉沉者氣多居裏故驅之使從下出為易亦因勢利導之法也



厚朴麻黃湯方

厚朴 五兩

麻黃 四兩

石膏 如雞子大

杏仁 半升

半夏 六升

乾薑

細辛 各二兩

小麥 一升

五味 半升

右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小麥熟去滓內諸藥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澤漆湯方

半夏 半升

澤漆 三升以東流水五斗煮取一斗五升

紫參

生薑

白前 各五兩

甘草

黃芩

人參

桂枝 各三兩

右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小麥熟去滓內諸藥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火逆上氣咽喉不利止逆下氣麥門冬湯主之

火熱挾飲致逆為上氣為咽喉不利與表寒挾飲上

逆者懸殊矣故以麥冬之寒治火逆半夏之辛治飲

氣人參甘草之甘以補益中氣蓋從外來者其氣多

實故以攻發為急從內生者其氣多虛則以補養為

主也

麥門冬湯方

麥門冬 七升 半夏 一升

人參

甘草 各二兩

粳米 三合

大棗

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溫服一升日三夜一服

肺癰喘不得臥。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

肺癰喘不得臥。肺氣被迫亦已甚矣。故須峻藥頓服以逐其邪。葶藶苦寒入肺洩氣閉。加大棗甘溫以和藥力。亦猶皂莢丸之飲以棗膏也。

葶藶大棗瀉肺湯方

葶藶 熬令黃色搗丸如雞子大

大棗 十二枚

右先以水三升煮棗取二升去棗內葶藶煮取一升

頓服

欬而胸滿。振寒脉數。咽乾不渴。時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米粥者。為肺癰。桔梗湯主之。

此條見證具如前第二條所云。乃肺癰之的證也。此病為風熱所壅。故以苦梗開之。熱聚則成毒。故以甘草解之。而甘倍於苦。其力似乎太緩。意者癰膿已成。正傷毒潰之時。有非峻劑所可排擊者。故藥不嫌輕耳。後附外臺桔梗白散。治證與此正同。方中桔梗具母同用。而無甘草之甘緩。且有巴豆之毒熱。似亦以毒攻毒之意。然非病盛氣實。非峻藥不能為功者。不

可僥倖一試也。是在審其形之肥瘠。與病之緩急而善其用焉。

桔梗湯方

桔梗 一兩

甘草 二兩

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分溫再服則吐膿血也。

欬而上氣此為肺脹其人喘目如脫狀脉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湯主之。

外邪內飲填塞肺中為脹為喘為欬而上氣越婢湯散邪之力多而瀰飲之力少故以半夏輔其未逮不用小青龍者以脉浮且大痰屬陽熱故利辛寒不利

辛熱也。目如脫狀者目睛脹突如欲脫落之狀。壅氣使然也。

越婢加半夏湯方

麻黃 六兩

石膏 半斤

生薑 三兩

大棗 十五枚

甘草 二兩

半夏 半升

右六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肺脹欬而上氣煩躁而喘脉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龍加石膏湯主之。

此亦外邪內飲相搏之證而兼煩躁則挾有熱邪麻

金匱心典 卷上  
桂藥中必用石膏。如大青龍之例也。又此條見證與上條頗同。而心下寒飲則非溫藥不能開而去之。故不用越婢加半夏。而用小青龍加石膏。溫寒竝進。水熱俱捐。於法尤為密矣。

小青龍加石膏湯方

麻黃

芍藥

桂枝

細辛

乾薑

甘草 各三兩

五味

半夏 各半升

石膏 二兩

右九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強人服一升羸者減之日三服小兒服四合

附方

外臺炙甘草湯治肺痿涎唾多心中溫溫液液者方見虛勞

千金甘草湯

甘草一味以水三升煮減半分溫三服

十金生薑甘草湯治肺痿欬唾涎沫不止咽燥而渴

生薑

五兩

人參 三兩

甘草 四兩

大棗 十五枚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千金桂枝去芍藥加皂莢湯治肺痿吐涎沫

桂枝

生薑 各三兩

甘草 二兩

大棗 十枚

皂莢

一枚去皮子炙焦

右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按已上諸方俱用辛甘温藥以肺既枯痿非濕劑可滋者必生氣行氣以致其津蓋津生於氣氣至則津亦至也又方下俱云吐涎沫多不止則非無津液也乃有津液而不能收攝分布也故非辛甘温藥不可加皂莢者兼有濁痰也

外臺桔梗白散治欬而胸滿振寒脉數咽乾不渴時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米粥者為肺癰

桔梗

貝母

各三兩

巴豆

一分去皮熬研如脂

右三味為散強人飲服半錢七羸者減之病在膈上

者吐膿在膈下者瀉出若下多不止飲冷水一盃則定

千金葦莖湯治欬有微熱煩滿胸中甲錯是為肺癰

葦莖 二升

薏苡仁

半升

桃仁

五十粒

瓜瓣

半升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葦莖得五升去滓內諸藥煮取二升服一升再服當吐如膿

按此方具下熱散結通瘀之力而重不傷峻緩不傷懈可以補桔梗湯桔梗白散二方之偏亦良法也

葶藶大棗瀉肺湯治肺癰胸滿脹一身面目浮腫鼻塞清涕出不聞香臭酸辛欬逆上氣喘鳴迫塞

方見上三劑

金匱要略卷之八

可至三四劑先服小  
青龍湯一劑乃進

按此方原治肺癰喘不得臥。此兼面目浮。鼻塞清涕。則肺有表邪宜散。故先服小青龍一劑乃進。又按肺癰諸方。其於治效各有專長。如葶藶大棗。用治癰之始萌而未成者。所謂乘其未集而擊之也。其葦莖湯。則因其亂而逐之者耳。桔梗湯。勦撫兼行。而意在於撫。洵為王者之師。桔梗白散。則搗堅之銳師也。比而觀之。審而行之。庶幾各當而無誤矣。

九折堂山田  
氏圖書之記

